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二十八回 鄭恩無心擒獵鳥 天祿有意搶龍駒

詩曰：春風從何來，吹彼芳樹枝。  
客心多惆悵，日夕千里思。  
出門異南北，偕往任所之。  
願言繫白駒，已見西日馳。  
於心徒欲速，出沒成參差。  
徘徊一室中，恍惚始來時。  
沉沉西林路，光暗從此辭。

右節錄竹垞古體

話說趙匡胤與鄭恩在飯店之中，遇了玉石琵琶、粉面狐狸兩個妖怪扮了走唱婦人，前來迷惑，反被鄭恩識破機關，兄弟二人同心並力，把二妖盡都打死，復了原形。匡胤正欲收拾行囊，出門上路，祇見鄭恩叫道：「二哥且慢，這兩個妖怪雖被咱們打死，但留下這個形象，不是好處，咱們有心除害，何不將他一齊收拾，免得又有後患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言之有理。」遂叫兩個伙家進來，把狐狸抬出店外，就在空地上取火焚燒，祇覺得陣陣風飄，焦毛爛臭。須臾煨燼，便把這枯骨搗碎，拋棄於野。那鄭恩又把那玉石琵琶取將出來，仍放在空地之上，揚起了酸棗棍，猛力一下，打做了七八塊，塊塊都有血痕。匡胤見了，也自高興，執了神煞棍棒，弟兄兩個，一頓亂打，頃刻間打成齏粉，叫那伙家把來掃去。兩個一齊回進店房，祇見房中排設一席酒筵，那店家在旁等候。匡胤動問其故。店家道：「蒙二位好漢力除妖孽，免了民害，小店無以為報，祇得薄治一杯蔬酒，少添二位的豪興，望勿推辭。」匡胤道：「既承老店主厚意，俺們祇得領情便了。」那店家便請二人入席，自己執壺相敬，勸了多時，告辭出去。弟兄兩個，對飲談心，各各盡量而散。看看天色將晚，出門不及，祇得住下，又過了一宵。

次日清晨起來，弟兄二人各自收拾行李，出房辭謝了店家上路。匡胤乘馬，鄭恩步行，兩個取路望西而走。此時正是初春天氣，正見草根透綠，樹木萌芽。趙趕程途，非止一日，早見前面有座村鎮，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俺們連日行路，有些辛苦，何不進這鎮市，尋下店家，歇息數日，再行何如？」鄭恩道：「二哥說得不差。樂子也走得不耐煩，也要歇息歇息。」說罷，二人進了鎮口，看見人煙湊集，鬧熱喧嘩。當時尋下了招商店，把馬匹交與當槽的喂著，揀了一間潔淨的客房住下，安頓行李。須臾酒保送上酒食，二人用畢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二人各自安寢。

次日，用過了早飯，匡胤便叫店小二問道：「此處叫甚麼地名？」小二道：「客官，我們這個去處，乃是東西要路，名喚平陽鎮，極是熱鬧的。」匡胤謂鄭恩道：「三弟，我們東奔西馳，祇為訪尋大哥而來，不道連走幾處，並無下落。今到平陽鎮，久聞是個通衢大路，來往人多，我們左右閑住在此，何不到外面走走，或者遇著大哥，亦未可知，賢弟你道何如？」鄭恩道：「二哥說得不差，祇是咱們莫要白走，帶著馬去遛遛韁，放放青，也是好的。」匡胤依允。鄭恩遂到槽頭解了馬，牽將出來。匡胤鎖上房門，一齊出店而走。到那大街之上，真的店舖相連，往來不絕。兩個魚貫而行，來至三岔路口，不道行人阻住，挨擠不開，眾人你推我攘，哄的一衝，竟把弟兄二人衝為兩處。匡胤不見了鄭恩，分開眾人，四望找尋，不見蹤跡，心下想道：「這魯夫不知擠到那裏去了？或者不見了我，牽馬先回下處不成？」心下疑惑，轉身便回店家去了。

那鄭恩因不見了匡胤，也在那裏尋覓，心下疑是先往前行，因而牽了馬，望前奔走。約走一箭之地，祇見那邊一簇人，團團圍裹在那裏看耍傀儡的，心中想道：「敢是二哥在內觀看，也不可不知，待樂子瞧這一瞧。」遂帶住了馬，挨身在眾人背後觀看，見那扮演傀儡，玲瓏盡致。鄭恩看到快樂之際，不覺哈哈大笑，把手拍將起來，側耳搖頭，十分歡喜。誰知一拍手時，把韁繩鬆了下來，那馬兒脫了韁繩，便舒開四蹄，望前馳驟。鄭恩正看得高興，耳邊忽聽馬蹄之聲，回頭一看，那馬已是去遠了，慌忙跋步去趕。不知不覺，趕出了平陽鎮，離鎮已有二里之遙，趕到一座大樹林中，方纔把馬拿住。鄭恩趕得怒發，使著性兒，把馬連打了幾拳，牽住韁繩，將身席地而坐，見那樹林茂密，倒也幽雅。正在抬頭瞧看，忽聽得一聲鈴響，祇見一隻帶腳線的黃鷹飛來，落在地下，尾上還帶著鈴兒，那身上的毛色，生得齊整可愛。鄭恩本是粗魯之人，焉能識得？當時見了黃鷹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樂子正在煩惱，不知那裏來的這隻野雞兒，倒也肥壯。待樂子拿回店去，配與二哥下酒，也不枉白走一場。」遂把馬拴在樹上，蹇將過去，將鷹兒拿住。那鷹兒見人捉他，也弔過頭來，把鄭恩手上狠命的一啄，再也不放。鄭恩大怒，慌把那鷹一手擠住，往地下祇一摔，將腳踏住了，把身上的毛片登時擣得乾淨。那鷹滿身負痛，祇在地上打滾兒亂叫。鄭恩看了，大笑道：「你這驢球入的，如今還啄得樂子麼？停會兒還叫你熱湯裏去洗澡哩。」

正在說著，祇見那邊來了一伙人，牽了小犬，拿著梢棒，一齊跑到林子裏來尋獲黃鷹，但見地上堆下鷹毛，那鷹赤著身兒，在地死命的亂掙。眾人見了，各各驚訝道：「是誰把俺家的鷹兒弄死了？」把眼團團一看，見了鄭恩坐在那邊，一齊道：「莫不是那邊黑漢不成？我們去套問他，便知是否。」說罷，一齊走上前去，叫聲：「漢子，方纔我們有隻黃鷹兒飛了過來，你可也見麼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正在坐地，祇見一隻野雞飛來，樂子已把毛衣去掉，要帶回去配來下酒，卻不曾見有甚麼黃鷹兒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亂嚷道：「好大膽的毛賊！原來就是你把我家的鷹兒弄死了，這是怎的？快快賠了我們，饒你的打罵。」鄭恩聽了，睜圓雙眼，回言罵道：「驢球入的，這是咱樂子捨得的野雞，與你們甚麼相干？怎麼你們說是黃鷹兒，在這裏冒要？休想樂子把來與你？」那眾人聽了，亦是大罵道：「該死的狗頭！這是我公子養的，這一架鷹兒，如同至寶。方纔拿了兔，被一拳兒打冒了，飛來這林子裏歇息。你這狗頭卻認做了野雞，把來害了性命。如今總無別說，你祇好好的賠了便罷，若沒得賠還，須跟我們去見公子，當面與你說話，或者公子不要你賠，也是你的造化，我們也脫了干係。你若指望安穩的回去，這卻萬萬不能的。」鄭恩聽了，便問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公子是何等樣人？叫甚麼名兒？」眾人道：「原來你是野外的狗頭，那裏知道？俺們實對你說，你便曉得公子的利害哩。我這公子不是別人，就是本鎮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，他性如烈火，動手就要打人。你這狗頭快快跟我們去，若再遲延，便要打斷你的狗筋，莫要後悔。」內中有幾個道：「你們也不必與他費舌，祇消拿這狗頭去見公子就是了。」眾人說聲：「有理。」一齊動手，來拿鄭恩。鄭恩大怒，提起拳頭就打。那眾人見鄭恩發手，就便各舉梢棒，亂打將來。鄭恩那裏懼怕，掄開拳頭，如流星趕月一般，四面揮打，須臾打倒了數人。那眾人見無好勢，恐怕他走脫了，祇得一齊發喊，遠遠的圍住，把鄭恩困在中間。

正在攻打之際，祇見韓公子帶了幾個鄉兵，隨後到來，見眾人圍住廝打，便叫過一個來問道：「你們為何廝打？」那人答道：「這黑漢因把我們的黃鷹弄死了，我們要他賠，他卻不肯，所以在此廝打。」那韓公子聽言，把眼望圍中一看，心中暗自想道：「好一條梢長大漢，看他赤手光拳，敵住眾人的梢棒，諒他也是個不善魔頭。」又見那邊樹上拴著一匹好馬，好生齊整，體段調良，心中甚是愛羨，諒著必是此人之物，一時起了念頭道：「這匹馬難道不值我的鷹麼？」想定主意，趁這廝鬧之中，便叫手下人暗暗去解下韁繩，牽到跟前，將身跳上，令人高聲叫道：「爾等聽著，這黑漢既壞了我家鷹，公子已把他馬牽回去了。他若要馬，自然賠鷹，他若沒有鷹賠，就把這馬折算了。爾等各自回去，也不必與他廝鬧了。」說完，跟了韓公子，一直奔回莊上去了。那些打圍的眾人聽了分付，脫了賠鷹的干係，誰肯又來作惡，也就一哄的跑散去了。

鄭恩瞧看不見了馬，連忙跑出林子來，東張西望，不但馬無蹤跡，連人影兒也不見一些了。心中氣發，暴跳如雷，祇在林子裏跑出跑進，往回了數次，沒做理會。祇得高聲大罵了一回，見沒處追尋，使著性子，跋步就走。一口氣跑回平陽鎮，進了招商店，

到著房中，已見匡胤在內坐著。鄭恩走得吃力，坐下身軀，閉了口，祇是喘息。匡胤見了這等模樣，便叫：「兄弟，你方纔怎麼擠開了，在那裏耽擱多時？如今這馬可拴在槽上不曾？為甚這般光景？」鄭恩搖手，祇是亂喘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匡胤見了，愈加疑惑，復又問他端的。鄭恩祇是不應。喘了半日，方纔說道：「二哥，你倒問起咱來，樂子好好的走，不見了你，偏偏你的馬又溜了韁。」匡胤聽說，心中吃了一驚，慌忙問道：「因甚這馬溜了韁？你可拿住也否？」鄭恩道：「一匹馬，怎說拿他不住？被樂子一口氣趕到一座樹林裏，把馬拿住了。祇是可恨那個驢球人的賊子！」

匡胤忙問道：「既拿住了馬，有甚的賊子可恨？」鄭恩道：「咱吃虧在一隻彎嘴的野雞兒，那時飛進林來，被樂子拿住了，把他的毛衣盡都揪去，指望帶回來與二哥下酒。誰知遇著一伙人，來尋甚麼鷹兒，要樂子賠他，樂子不肯，就和他廝打。可惱這些娃子驢球人的多，趁著空兒，就把二哥的馬牽去了。」匡胤道：「怎麼把馬牽了去？你可曾追趕麼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本是要追，怎奈他走得無影無蹤，沒處追尋，故此祇得跑了回來，與你商量。」匡胤聽他失去了馬，便道：「三弟，你忒也粗魯了些，既然鬧市中擠散，就該回店纔是，怎麼又去招災惹禍？如今坐騎被人搶了去，祇看這沉重行李，沒有腳力擔負，怎好行程趕路？」正在埋怨，鄭恩忽然想起道：「二哥，你休埋怨，那個牽馬的，是有名的人，如今咱們和這驢球人的要就是了。」匡胤便問道：「既有名姓，這馬就有著落了。但不知他的姓名，你怎地知道？」鄭恩道：「那時未曾廝打，樂子也曾問他，他說是甚麼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，豈不是個有名兒的人麼？」匡胤道：「既然有此實落，就好追尋，祇消與店小二問明他的住處，和你前去取討便了。」正是：

得者何足喜，失者不為憂。

須知塞翁意，喜恐變成憂。

當下匡胤便喚店小二進來，問道：「這裏有個團練教師，不知住在何處？」店小二道：「客官問他有何事故？」匡胤道：「我這個兄弟方纔出去放馬，不道溜了韁，被韓教師家的甚麼公子搶了去，我們要去取討，所以問你。」店小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客官，我勸你把此事歇了罷，莫說一匹馬，就是十匹，總也要不來的。」匡胤道：「卻是為何有這等勢要？」店小二道：「客官有所未知，這個公子名叫韓天祿，他的父親名喚韓通，此人拳棒精熟，作惡多端，兩年前從大名府帶了家小，來到我們鎮上，仗著慣使槍棒拳腳，橫行無狀，我們做買賣的，多要吃分開錢。他把劉員外家偌大的一所莊子，硬強霸奪，做了住宅，自己稱為團練教師。他手下有一二百個徒弟，又豢養些鄉兵，喚奴使婢，雄踞此地。每日到鎮上科斂些許百姓們，要湊納十兩長稅銀子，眾人懼怕他的威勢，誰敢違拗了他，以此，又是放縱兒子，常在外邊淫人妻女，詐人財帛，這些惡款多端，橫行不法，我們本地之人，尚且懼怕，何況二位客官，乃是異鄉之人，怎好與他做對，故此奉勸客官，把這事甘休了罷，保得個平安無事，就算萬幸了。」匡胤聽畢，心中想道：「原來就是韓通這廝，又在這裏不法害民，我怎肯饒他？」便道：「小二哥，你也不須這等擔驚受怕，我這馬要不要尚在未定，你祇說他的住處在於何方就是了。」小二道：「既客官一定要去，我便說明這個住處，聽從行止便了。他的莊子，就在這平陽鎮正南上，野雞林過去，一座大樹林內便是。想是那馬也在此地失的。客官們到彼，須要仔細。」那店小二說完，竟是出去了。

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道這搶馬的是誰？原來就是我時常對你說的在大名府勾欄院被我打的韓通這廝。他又在此地害民，我且再與他廝鬧一場，看他此地住得也住不得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卻認得野雞林，咱們趁此日中天氣，正好尋到他家，有本事討馬回來，便好了帳。」說罷，提了酸棗棍，同匡胤出了店門，撒開腳步，趕到野雞林，至那大樹林盡頭，尋著了莊子。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且去引他出來，好待愚兄與他算帳。」匡胤說罷，自己閃在密樹林中，暗暗張望。那鄭恩執了酸棗棍，惡狠狠奔至廣梁門首，放出那春雷般的聲音，要把韓通叫罵出來。有分教——狹路相逢，再教強梁失勢。窮途發憤，纔使棍惡從良。正是：

徒知背理謀身計，怎說安民除暴風。

畢竟韓通肯出來否，再看下回自知。